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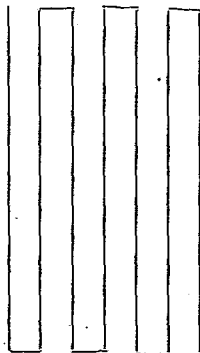
8
3
2



刊新作創

家作女個一

著士女櫻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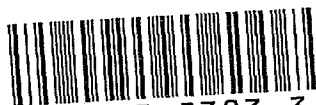
857.63.

386

2

目 次

妻.....	一—五
迷茫中.....	五—八
一個女作家.....	八—一六
生與死.....	一〇七—一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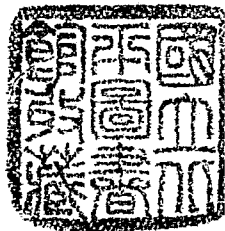


3 0243 5303 3

妻

只我和妻兩人同住著，我一出去妻便要一人孤獨地留在家中，但爲了事務的關係單獨外出的時候仍很多。

這天爲了某種事故，歸來較晚，外面的天色已經全黑了。想着妻一定又在焦灼地等待着了，急急地向家中走着，一面又預期着她的高興的迎接。但把屋門推開的時候，裏面竟連電燈也沒開，黑漆漆地一點動靜也沒有，好像並無人在的樣子。我把電燈扭亮了後，纔看見妻懶懶地躺在牀上，但並沒有想睡的意思，見我走來，無力地擡起眼睛



作着勉强的微笑。我知道她又陷在那近來一向苦惱着她的悲哀中了。覺得無力可以安慰，只想使她暫時忘卻，便把許多不相干的話談着，竭力避免不要觸到那件事。妻雖然也似乎不願說什麼，但對於我的話是全不要聽的樣子，仍在固執着她的苦悶。

『不要躺着了，到公園去散散步，好不好？』

我竭力想變換一下她的心情，但是無效，最後這樣說着，我坐在一張沙發上，一面伸着手招她過來。

『不高興去。』

她懶懶地向我走來，嘴裏喃喃地這樣說着。

兩人偎抱着同坐在沙發上，彼此都沉默起來；我心裏只擔心着不

要提到那件事吧，同時又感着這擔心着的事就要開始了。妻和我都沒有說話，但同樣地都感覺着彼此心裏所想的話。

『哥哥！……』妻忽然地兩臂挽住了我的頭頸，把頭伏在我的胸前，這樣叫了我一聲。

『怎麼啦？』

我把頭低下去望着她的臉。

『想起來真難過，覺得什麼事情都完了！』

『不要說這樣的話，你如果愛我，就不要說這樣的話！』

我的心早已被她感染得頗為淒然，但總覺是把這件事的開談制止為佳。這樣說着，她便把在我懷裏的頭柔順地點了一下，不再說什

麼，但我的胸前隨即覺得有濕的東西浸透了襯衫，直觸到皮膚上。

我和妻由戀愛而同居，是半年前的事。當時兩人不祇沉醉在愛的雰圍裏，同時還有一個夢境的憧憬在鼓舞着我倆的心。我和妻是都在抱着從事於文學的野心的，同居後在那種甜美的生活中，我們更欣然地領受到一種努力的樂趣。並且想兩人永遠抱着這共同的生活理想生活下去。至於生活也是始終想使它像學生時代那樣的浪漫，妻和我都同樣地厭惡作個家庭中的人，妻爲了歡喜俄國文學的緣故，近來在一個私人教授的地方攻讀俄文，每晚燈下，總看見妻的低伏着的臉上顯着孩子似的天真的神氣，專心地在把俄文的課本溫讀着。這時的妻看去比平常更顯得美麗，在那愛嬌之中又閃耀着一種智慧之光，使我常不能

自己地過去吻抱着她說：

『我真愛你呀！』

妻除了讀書以外，平日便是伏案寫作的時候爲多。有時爲了我的慫恿也常投稿到當時流行的文學刊物上去發表。但妻對於自己的創作多有淺薄之感，總愛說：『等我寫出一篇自己覺得完全滿意的東西再發表去。』

妻對文學是有無上的忠實，同時又有着孩子般的天真的興趣，有時和她談着兩人將來的理想，談到高興的地方，她就歡喜得忘情地握住我的手，笑着說：

『那纔好呢！哥哥！我們一定那樣作去。』

或者又羞澀又快樂地把她的野心的希望說給我聽。一面說一面看着我的臉色，要是見我笑了，她就停止了，有點羞惱的樣子說：

『你笑我，不說了。』

無論什麼樣的歡樂，在享受着的時候，常不易感到的；但我們的那種充滿了不可思議的樂趣的生活，不祇在現在的回憶中，就是在當時也常感到「再無所求了」的滿足。

在這時候，有一天妻忽然顯出了憂鬱的臉色，對我報告着生理上的種種變化，說恐怕是有孕了。這不被歡迎的消息聽了以後，我也像她一般地有點憂煩；但接着也便覺得沒有什麼，竭力地去安慰她。可是我的安慰任是怎樣懇切，妻總是不能釋然。有時對於我的態度的安

閒竟有點憤恨，說「總之你是自私，覺得就是那樣了對於你沒有多大關係，就不關心了，」之類的話。她的心情惡劣，就是說着怎樣過分的話，我是只有原諒和同情。

又過了些時，我們所說「恐怕是的」的話，成了「的確是了」的時候，她的憂悶的程度更增加了。說既然是事實了，雖是不願意也沒有法子，並且這事也並不值得這樣憂悶的。她就覺得是我對於她不了解，不同情。有時不知爲了我還是爲了這事情常憤恨得自己哭着。總之，她對於這命運的支配，始終不能安然處之。常對我說「自己是連作妻子樣的人都不願意的，想到要去作母親這樣的事，說不出是怎樣的厭惡。」在抱着無上的理想的妻，這話我自然是了解的。什麼「作母親也

是神聖的天職」之類的話對於妻是無效的，我只能說：

『即便生了小孩，也不會怎樣不便的。』作爲安慰。

『那怎麼能夠呢？生了孩子，自然要成了母親樣的人了。就是現在，對於這事一方面厭惡着，一方面有時莫名其妙地想着如果有了小孩以後種種有趣的事，你看，那末可怕！女人總是有母性的，生了小孩想不作母親就不可能了。』

一方面厭惡，一方面不自知地去做着有趣的想像，這確是妻的實在情形。有一次到外面去，在電車內，遇見了一個三四歲大的小孩，正坐在我們的對面，樣子非常可愛，妻不時地注目看着，那小孩的一舉一動都引動着她的興趣，臉上浮着忘情的微笑，並且有時輕輕推動

我一下，低聲地說着『你看』！

『我們也有個這樣的孩子纔好呢！』我便故意作着羨慕的口吻，向她引逗着說。

她也並不動氣，只撒嬌地向我笑了作着白眼。

還有一次她獨自到外面買東西去，回來的時候，對我說着在外面的種種的話，後來忽然自己笑了。我問：

『什麼事？』

『那裏有許多小孩的衣服，真好看極了，並且也真便宜，纔一塊錢一件呢。』說後仍舊不好意思的笑着望着我。

『你想買來，是不是？』我忍不住也笑了。

『沒有。』她愛嬌地搖着頭。

『小孩還沒生，就要預備衣服了嗎？』故意取笑着她。

『誰要預備來？』她笑怒着瞪了我一眼。

『我知道你愛小孩，將來一定愛他比愛我還利害，我不願意你有小孩了，那樣，你就不愛我了。』我故意地說着。

『我不要小孩，也不愛小孩，只要愛着你。』她跑來抱着我的頭這樣說。

『不，我願意有個孩子，那樣，我們會更相愛了。』

『但是我不願意，無論如何也不願意。』她忽然認真地說着，又恢復了一向的態度。

於是這話便趕快結束了。

把將來有小孩後的種種事，想像着作爲談料的時候也常有，這時妻也常把平日的那憂悶完全忘卻似的，樣子很快樂的和我談着。但那經常的煩惱卻並不因此稍減，並且隨着生理上變化的顯明而加劇起來，連暫時忘去的時候也少有了。而且妻的精神顯出一種可怕的頹喪，什麼事也不願作了，讀俄文的地方已經不去了，平時那樣勤奮的妻，近來是將看書作爲消遣的事也沒有了。常一個人坐在那裏苦悶的沉思，動也不動地過好多時候，有時和她說話，總是茫然地擡起頭望着別人的臉，好像正想着什麼，沒聽清楚說些什麼的樣子，臉上也不知從什麼時候起，變成像陰雨時的天空一般的晦黯了。使人看了說不

出的難過而又恐怖，覺得妻簡直在受着無形的毀滅。想也許作起事情來，那種沉思就會減少了，便勸她說：

『俄文溫習一下吧，不要把學會的也忘了。』

『還讀什麼俄文！』妻說後傷心到要哭出來似的。

有時把平日她最高興談的關於將來的話和她談着，她總是不願意談而又怕談的樣子，常打斷我的話，說：

『一切都快完了，還談那些話作什麼？』有着前途絕望了似的悲哀。

我雖然並不認為這是如此可悲的事，但看了她的淒慘的樣子，也時常陷在悲苦之中了。

妻並不時刻向我訴苦，竟是沉默着的時候爲多，在這時候她是更其顯得沮喪，苦痛。一天又在那樣悶坐着的時候，忽然喊了我一聲。

『怎麼啦？』我急擡頭望着問。

她並不向我望着，也不即刻回答我，繼續地在沉思，稍停了一下，纔遲遲地說：

『我想到醫院裏去——』

『什麼？你怎麼想出這樣的念頭來？』我想不到的吃驚着。

她好像早就料到了我的回答，忽然冷靜而嚴肅地擡起頭來望着我，表示着我的話並不會使她稍爲氣餒。

『多末危險的事，怎麼可以？』我接着又說。

『有什麼危險。至多不過像普通生產一樣危險；並且你說不可以也不見得完全是怕危險。』她說到後頭一句時，還帶了一點冷笑。

『就算不是全怕危險，但主要的總是爲了這個，再從另一方面說也太殘忍了。』

『他現在還是沒有生命的東西，也說不到什麼殘忍。我覺得爲了這個，將來把我的一切都毀滅了，那纔殘忍呢。』

『照你這樣說，簡直不可以生孩子了。』

『至少以我的理想，我的前途上說，是不可以的。』

『你把這事看得太重了，我覺得實際上對於你不會有多大的妨礙。』

『人的思想是隨着環境變的，有了孩子，就要陷在作母親的牢籠中，從前的和現在的我都要消滅了，怎麼能說沒有妨礙？現在這牢籠就在面前，不久就要進去了，怎麼能不害怕不掙扎呢？也許我即便好好的，也不會有什麼作爲，但是想到快要絕望了，就好像自己有着了不起的大志願似的，不甘心這樣就完了。』

『將來小孩生下了，我們找人代養着，你不是仍舊可以像現在這樣生活着嗎？』我作着事實的解勸。

『我覺得這樣不負責任，纔是不應該的，而且也不可能，母愛是不能遏止的，如果作了母親的話，我的整個的心就傾注在孩子的身上，什麼理想都會拋棄了。』妻說到後來，不自主地傷心得流着淚了。

『但是既然有了，就只好聽其自然。』我溫存地說。

『爲什麼對於不願意的事，要聽其自然就算完了？』妻的悲傷又變成了倔強。

『但是——』我一時不知說什麼纔好。

『總之我是決定了，一定要那樣作去。』妻再堅決的說。

『無論你怎樣恨我罵我都可以，我求你不要說這樣的話吧！你知道我多末難過！』一味的勸阻，是要更堅固她的決心，我想用感情動她。

『你看着我在受罪似的，一天比一天痛苦，就不難過嗎？再想將來，我一向的理想都消失了，作了一個自己所不願意作的人，就不難

過嗎？我一想起就覺得前途完全黑暗了，現在好像正一步步地向着可怕的地方走着，什麼都要完了！』說得自己傷心起來，又在哭着了。

『不要這樣，哥哥也正在難過呢。就照你說的作吧。』我由衷地覺得不忍再反對她的計畫。我擁抱着她勸慰時，幾乎對泣起來。

『不要敷衍我呵！』她擡起含着淚的眼睛，淒然地望着我，祈求似的說。

『真的，不是敷衍！』我真誠地鄭重地回答着。

『那末，什麼時候去呢？』她不敢相信，而又不能不信託地這樣問着。

『但這是應該鄭重的，等我打聽好了，那個醫院可靠，就去，好

不好？」

『要快一點纔好，去是決定要去的，不要讓我的痛苦多延長了。』她覺得我的允諾是一時的寬解的騙詞，但不敢表示着不信任，只哀求似地再三叮嚀着。

好像是給我時間去進行了，此後一二日沒向我再提着關於這事的話。但她並不能安然，是顯着異常焦灼，有時向我望着的時候，在那無言的表情中，使人覺出她正在嚴厲地質問着，哀求着我，在那暗示中像有什麼在壓迫着我的不敢去望她。

眼看着妻的身心一天天這樣憔悴了；又在處置這可怕的難題，我是有着超過於她的痛苦。那一時安慰她而允許了的話，自然是未去進

行，但又未有什麼另外的決心，而且看了她的無爲能力的信託和期待是受着欺騙，又有着內疚似的不安，同時自己的心中也非常衝突，想着她這種苦悶的理由確是對的，她所恐怖的一切也確是真實的，但因此而那樣作去就應該嗎？我不能解答。有着超過於賢妻良母的理想的女性，那生育子女的天職是不是對於她那理想並無損害？我記起許多在少女時代抱着和男子一樣的野心和企圖的女性，當她作了妻子和母親以後，那少女時代的一切就像脫殼似的消失了，完全成了另外一個迥不相同的人。我的可愛的妻也須要遭同樣的毀滅了，她怎能不畏懼不掙扎呢？我深感到人生的自然的矛盾，但對於我的可憐的妻我應該怎樣呢？

這日歸來，一看那屋中的景象，就知道妻又在想着那事了。妻先是沉默，後來到底說出那樣的話來。我只說着，不要說這樣的話吧！想把這話題按住，但妻像早有決心似的，不管我怎樣不安，終於說出我所擔心着的話來了。

『醫院的事，到底怎麼樣了呵？』

『這不是立刻可以辦到的，困難得很呢。』我又說出撒謊的話來。

『但也不是容得遲延的呵！』妻說這話的樣子，非常煩惱，但那如其說是焦急，不如說是悲傷更爲真確。

『自然是知道的，一定要快去辦。』我當時又成了誠意地這樣說着。

妻無可奈何地只好再向我作着叮嚀。

我們的一個美麗的夢境破滅了，舊日的甜蜜的生活，也彷彿隔世一般了。每天過着憂愁的日子，時間居然不知不覺中也很快地過去着。酷暑的天氣，已經逐漸秋涼起來，但妻的灼熱似的苦痛卻並不能像這天氣的轉變一般稍爲輕減，而且有點病態似的加劇了，因爲心境的惡劣，性情也暴烈起來，對於我常不加諒解地怨恨着。有時竟說着「假設這事是沒辦法，我情願死。如其不恰意地活着，倒不如死了痛快！」這樣急躁的話。

漸漸地妻對於我不能忍耐着信託了，自己暗中獨自去把那事進行着，直到她在女友的地方找妥了擔保介紹的醫院，纔告知我，對於她

那無可挽回的決心，的行動，我也只能說了「那末就去吧」的話。我又親向那女友的地方把一切情形仔細詢問了下；在當天下午便往醫院去了。

在走進了那醫院的門口的時候，我的心好像有什麼冷冷的東西在侵襲着。妻的臉色，看去也有點異樣了，但仍竭力持着那倔强的意志，表示着冷靜。那醫院的規範很大，設備也還完備，因此對於這裏面的醫生也便想着不至於不可靠吧，稍爲寬慰着自己。在接待室裏會見了那位友人介紹的醫生，是一位中年的人，有着一般醫生所有的和藹與尊嚴，樣子頗爲可親。但我不知怎的感着一種啓口的作難，但這醫生因爲是有人介紹來的，知道我們的情形的，同時有點見慣不以

爲意了似的只向妻問了幾句關於身體上的話，便領我們到樓上的病房去。是二等的房間，寬大而且整潔，裏面一切全是白色的，充滿了病院的情調。我們進去了，隨後有看護抱着白色的鋪蓋送來，放在牀上。『今天就住在這裏嗎？』來時以爲今天不過是受診一下，這時妻有點張惶地問着。

『是的。這樣立刻就可以用藥了。』醫生微笑着回答。

『要不要施手術呢？』我也在旁邊緊張地問着。

『也許可以不要，』醫生冷靜地笑着，說後就出去了。

在那白色的屋中，只剩了我和妻兩人的時候，暫時誰都想不出話來說，坐在那舖好的病牀上。

『你要回去的嗎？』妻忽然望着我問。

『這裏當然不能住了，不要害怕，我每天來看你的呢。』我力持鎮靜安慰着她。

『並不是害怕。』妻的冷靜終於支持不住了，說着倒在我的懷裏哭了。

『那末不要看了，回去好不好？』我不知如何是好地隔了一會纔這樣說。

『不，』她擡起頭來竭力恢復着勇氣。

外面的天氣由薄暮而黃昏，而終於成了夜晚了，我和妻坐在那裏什麼話也想不出來。只在心裏起伏着紊亂的思潮。後來我幾次不忍而

終於說出「我回去吧」的話來。

『再待一會。』她祈求似的留着我，但仍是沒有話說。

過了一會她忽然又說「回去吧」。我倒不忍即刻離去了。在延留着的時候，她好像非常難過，再連聲催着「快去吧」！無可奈何地下着決心好不容易纔走開，無疑的，我剛走出門，她就忍不住地在哭着了。

路中像夢遊似的走着，迷惘地不知想些什麼，回到家中更覺難過，幾小時之前還是那般可愛的屋子，這時無處不寂寥得可怕了，一切都像隨着妻的離去而消失了生命。桌上擺着妻晨間纔買來的，不知名的白色含苞的花，想不到這樣匆促的便住在醫院裏了，這些花的開放將不會看到了，這時對於我是增加着寂寞之感。想着在醫院中的妻

這時也許已施過手術，在痛疼着的時候更其會想着我吧？不安的思潮撩亂着我的心，躺在牀上，總不能入眠，好容易朦朧地要睡着了，突然不知爲了什麼又驚得清醒來。

第二天很早的時候，起來以後就想去看她，但又想到醫院這時也許還未開門，不能不忍耐着。又待了一些工夫，走到街上時，淡黃的太陽纔照在樓頂上面。這雖還未到落葉飄零的深秋，但在這清晨的時候，有着街樹的馬路上已經充滿着蕭條的秋意了。電車已經開駛了，但乘客幾乎沒有，我坐在那冷落的車廂內，心情越覺消沉了。想着人總是在尋求着快樂，但人生實在多是悲涼的。心中盤據着許多這類的感想，直走到了醫院的高樓望見了，纔像醒來似的，恢復了另一種意

識。走到樓上妻住的病房的門前，似乎微微聽到有呻吟的聲音從裏面透出來，可是把門輕輕地推開後，這錯亂的感覺就消滅了。屋內的空氣一如那四週的白色一樣寂靜，同昨天走進來時，沒有一點異樣，只在微微高起的病牀上，妻的蒼白的臉露出在白的枕上。看去好像是在睡着，惟恐把她驚醒，把脚步輕輕地移動了一下，妻卻已經吃驚地睜開眼來。及見是我了，立刻變成不可思議的興奮的表情，把手臂從被內伸出向我張開着；我一過去，便緊緊地被抱住了，隨即她把自己的頭緊伏在我的懷裏，卻不見說話，以爲是太興奮了，想使她平靜一下，我也不說話地只撫摸着她的頭髮。忽然覺得妻的兩肩在抽動，這纔吃驚地扶起她那伏着的已經流滿了淚的臉來，忙問着：

『怎麼了？』

她更緊地抱住我，出聲地哭着了，什麼話也不說。經我再三的催問，纔急促地說出：

『心裏難過。』

出乎意外地使我放了心，輕輕地安慰着。她的過度興奮的情感平復之後，眼淚還未乾的臉上立刻又浮出微笑來。

『昨天用過藥嗎？』

『用過了。昨天我見看護端來一盤刀子剪子之類的東西，醫生接着就動手的時候，真害怕極了，閉上眼睛，咬緊了牙，預備着受痛了，背上直發冷，可是竟沒有覺得怎樣痛，一會工夫就完了。』妻作

着愛嬌的口吻，把當時的情形述說着，非常高興着竟沒有痛苦，我也寬心了許多，覺得自己恐怖的幻想，全是神經過敏了。

『你沒問生的時候要施手術嗎？』

『問過，他說藥放進，會自己生下來的，不用施手術。』妻說着樣子很高興。

『沒說什麼時候可以生下來嗎？』

『說大約明天或者後天。』

『那末好好地靜養一下，不要亂動，現在覺得怎麼樣？』

『肚子有點痛。』

『那麼剛纔怎麼還哭？一定不好的，以後不要這樣了！』

『唔！』她孩子似的柔順地答應着。

『告訴我，剛纔爲什麼那樣難過？』我笑了問。

『不知道爲什麼，只是見了你就想哭。』她不好意思的笑着，把臉伏在我的身上。

『怎麼會好好地就想哭了，真把人嚇壞了，我當是怎麼了！』

『因爲太想念你了，天剛亮，我就醒了在盼着你來，可是見你來了，不知怎的就想哭了。』

『以後可不要這樣子；再這樣我就不敢來了。』

『唔，不哭了呢。』她趕快望着我的臉答應着。

雖然是病人似的躺在那裏，但妻的精神是幾月以來不曾有過的那

般活潑，歡愉，好像她的苦痛已經完全解除了，不住地對我說着等她出了院以後……怎樣怎樣的話，甚至於把很遠很遠的計畫都想起來談着，看了妻這種高興的情形，我的心不知怎的被激動得異常傷感起來。

又過了些時候，我要到辦公處去了，妻顯出非常可憐的神氣望着我，並不阻止，只再三地叮嚀着早點來，到了辦公處，雖然不像昨晚那樣的不安，可是心中仍不能完全釋然，盡在想着她見我去那種高興的神氣，以及我走後不知怎樣的難過，而在期待我的到來。出了辦公處，已經是下午四點鐘了，便忽忽地趕到醫院去，我推門進去後故意站着不動，想叫她再那樣快活地伸開手臂招我過去。但妻見我來了，

只微笑地望着我，並且那視線軟弱無力地隨即就垂下了。

『怎麼樣了？』我只好自己走過去問着。

『肚子痛呢。』

『痛得利害嗎？』

『真要痛死了，一陣陣的。』

『醫生來過沒有。』

『來過，說不要緊。』

『大約是快生了。不要害怕，忍耐點就好了。』

『唔。』她把頭點動着答應。

這樣說着話的時候，妻的臉色忽然緊張起來，眼睛閉着，牙齒也

似乎正在咬着，竭力要忍住而不能的樣子，終於翻轉着伏在牀上，喊着「噯呀」！兩手緊緊地抓住了牀欄，像抵抗着什麼似的，用着全身之力緊緊地抓住。

『肚子痛啦？』我慌得站起來，不知怎樣纔好。

妻好像聽不見我的說話似的，只越來越緊地繼續着呼痛，聲音尖銳得使人心都亂了。

『把醫生請來，好嗎？』

『不用。』她忍住痛，急促地這樣說着阻止我。

漸漸的喊聲低緩了，緊絞着的眉頭放開了，但那樣子如其叫作平復，無甯說是鬆弛。臉色是愈加蒼白了，眼睛仍舊閉着，頭無力地任

其垂在枕下，動也不動的像是入眠了，額上湧滿了很大的汗珠，我這纔看見，用手輕輕拂上去，沁入皮膚的濕冷。隔了一會，妻睜開了眼向我望了一下，隨即又閉上了，樣子是異常的疲弱，我不敢和她說話。

『哥哥！真要痛死了。』她把身子稍微地轉側了一下。

『大概快生下來了，忍耐點呢。』我只能作這樣的安慰。

妻仍舊閉着眼睛，靜靜地不再說什麼。

不久像是稍爲恢復了氣力似的眼睛完全睜開來，向我要水喝，似乎有了談話的心情了，只是眼光，聲調不復那樣活潑有力，歡喜的興致更是全然沒有了。在那蒼白的臉上浮起微笑的時候，只更加顯出淒

慘的神氣。

『現在覺得後悔不？』我笑着問她。

『將來生，不也是一樣的痛？』對於我的話不大高興，用着正經的口吻這樣說。

『是的，生產總是要受苦的。』

『爲什麼生產要痛苦呢？這似乎太不自然了。』她像是對着自己疑問着。

『這是表示人生的嚴肅吧！』我也不得要領地隨和着說。

每次這痛發作時，我神經緊張地站着不知怎樣纔好。妻在呼痛之中又常把我的名字不住地喊着，那是多麼受不住的呼聲呵！但妻那樣

喊着也許是希望能減輕一點痛苦吧？我那樣緊張不安地站在她的面前，雖然無能爲力，也許能稍微給與些安慰吧？又想到如果我不在這裏，她那樣痛起來的時候，那情況多麼淒涼了呢？於是對於醫院的缺乏人情的待遇，忽然不滿起來。看護婦只機械似的來試熱度或問幾句呆板的話以外，並不來陪着病人給與一點安慰。我對妻說：

『怎麼看護也不來陪陪你？我不在這裏的時候，痛起來怎麼好？』

『我倒不願意她們來陪着我。在痛的時候，看着她們也不能得到安慰，並且有時我一個人隨便想些什麼也很有趣的，要她們在這裏，覺討厭。』

『一個人胡思亂想些什麼？』

『想出院以後的事。一件失掉了的東西，又重得到了，就覺得特別的可愛。現在一想到將來又恢復了從前的樣子，說不出多麼高興，盡在想像着計畫着出院後的生活。』

聽了這充滿了人生的熱望的話，又記起妻從前那種絕望的沮喪，覺得不勝激動，「還有什麼比在痛苦欲絕的時候，還執念着將來的這情狀更爲可悲的呢？」看了在這時的妻，還那樣熱烈地燃燒着生之慾望，不禁作着這樣的感想。

妻接連地受着這重復的痛苦，我實在忍受不住了，於是把醫生請來了。

『痛得非常利害，是不是要生了？請先生診視一下好嗎？』

『不會這樣快吧？讓我來——』醫生從容地說着，把看護手中拿着的聽筒取來按在妻的下腹上輕便地聽了聽。說：『還要過些時候。』

『大約在什麼時候呢？』

『最快也要到夜間。』醫生說後很安閒地走出了。

在這長的時間內，妻將怎樣忍受呢？徒然增加了我的不安。直到我走之前，妻還照樣的那般痛着，不見有什麼變化。歸家後彷彿全夜在聽着妻的慘痛的喊聲，有時想也許已經脫離了痛苦了吧？又覺太隨心了，不敢相信真會這樣。第二天到了那裏，果然一切還是照舊，不過情形似乎緊張了點，妻的牀前，有兩個看護守在那裏。

『還沒有生嗎？』我輕聲地問着，因為妻好像睡着了。

『快了。』看護用着沉着的聲音回答了。

妻忽然睜開眼來，看見是我，便像忘了有看護在旁的似的緊緊地把我的手拉着，一句話也沒說，流起淚來了。我正要向她說什麼，她忽然放開了我又痛得昏亂了。看護按住了她的要翻轉的身子吩咐着「不要動」！妻便只將頭在枕上亂滾着。痛的程度比昨晚增高了，距離的時間也緊促了，即在痛止了的期間，妻也沒有和我說話的餘裕了。

『快要生了，請出去待一會吧。』看護向我說。

我正要走出去，妻忽然像要起來似的拉住了我，狂亂地喊着『不要離開我，不要離開我』！直到痛又發作了，纔不能再顧地放開了。

『那麼，讓在這裏也不要緊吧？』我向看護請求着許可。

兩位看護爲難地對望了一下，算是默許了。我便坐在妻面前拉着她的冰冷的手。

這時看護吩咐着妻把腿支起來踏着牀，又在妻的頭後的牀欄上繫了一條布帶，說痛時拉着這個好用力。妻非常服從地痛一發作，便兩手舉到頭後去拉着那布帶，兩腳踏着牀，使用着全身的力氣。看護又吩咐把嘴閉起來，妻像是實在忍不住了似的，要喊出來，但喊過一聲之後就趕快又把嘴緊緊地閉住。面上的肌肉，每一部分都在緊張着，戰慄着，我沒見過更有比這痛苦的表情了。這時妻的意識像是完全昏亂了似的，但對於看護的話，卻還是那樣抱着決心去服從，這種努力的神情也是沒有什麼可以與之比擬的了。每次痛作，看護便在妻的下

腹上用手擠壓着，——下面便有多量的水流出——一面督促着『用力！用力！』這時無論是妻，是我，是看護都在抱着：「這次就可生下來了吧」的希望，但那「陣痛」頑皮似的，痛到最高點的時候，便無效果地又停止了。一看到妻那用着力身子突然癱軟了靜下來，便感到一種失望。痛止後，妻疲弱得像呼吸都無力了似的，面孔蒼白到嘴唇都無色了，很大的汗珠佈滿了前額，頭髮是像雨淋過一般的濕使人看了擔心着將沒有力氣可以再用了。但下次痛作，妻照樣地又突然用出不可思議的力來，可總還是同樣地不得效果。

『再沒有力氣了！我要睡着了！』妻神志不清地像在說夢囈，無力地喊着，樣子像就要睡着了似的困憊，但那陣痛幾乎成了接連了，並

不容有一會的休息。

『怎麼好？我沒有力氣了！要用手術嗎？』妻自己有點恐慌起來。

『不要緊，一會就可生下來了。』看護對妻鼓勵着安慰着。

『請醫生來好嗎？』我覺得妻確是無力再支持了，恐怖起來。

『不要緊，會生下來的。醫生現在給另一位施手術呢。』

又一次來了，這次時間特別長些，妻還是那樣的在掙扎着，但已是極端勉強了，我直擔心着這次痛後，妻將昏去了。看護緊張地注視着下面，忽然說『好了，快再用點力！』對妻嚴勵地鼓催，我望着妻的臉，覺得她將不勝任了。但妻竟驚人地用出更强的力氣，直到用盡了最後的一點力，身子突然地倒下來後，那未成熟的嬰兒出現在母親的

腿間了。看護們高興地說着「好了！好了！」一面非常敏捷地施行着各種手續。我也像呼吸久停忽然透出一口氣來似的，說不出的輕鬆。以爲應該疲倦到睡去的妻，這時竟睜開眼來，向我平靜地微笑着。我只緊握着她的手不知說什麼纔好。在把嬰兒放到一個盤中去的看護，忽然說着。

『是男孩呢。』

『拿來給我看看。』妻擡起頭來說。

看護把盤子端來，在血泊之中露出一個已成形的孩體來，忽然一種寒冷的感覺侵來使我不敢仔細去看，妻也隨即把頭放到枕上去了。看護把一切收拾妥當後，向妻又叮囑了幾句話便出去了，我對她們衷

心感謝地說着『辛苦您了！』

只剩了我和妻兩人了，只在靜靜地擁抱着，歡喜之中又摻雜着那嬰兒給與的悲慘的印象，心情頗紊亂。妻忽然把我的臉注視了一會笑了說：

『那小孩很像你呢。』

『我難過，不要說吧。』我伏在妻的身邊真有要哭出來的傷痛。

妻隨即也黯然了。我忽然想妻先會那樣過度的疲勞，不應該再讓她精神興奮了。

『不是想睡嗎？現在好好地睡一會吧。』

『不知怎的一點也不想睡。』

精神雖說興奮，身體終是太疲乏了，不久妻便靜靜地睡去了，但在那臉上還浮着一抹脆弱而又幸福的微笑。我像母親在看護着嬰兒似的抱着喜歡的心情，在默禱着她多睡，同時又期待着她醒來。雖然孤寂地坐在那裏，卻並不覺得寂寞。

晚飯的時候妻忽然對我說：

『我現在覺得生產時的痛苦並不是沒有意義的了。這痛苦正是快意呢。一個人在痛苦的極端，忽然脫去了痛苦，是頂快活的事了，要是身旁又忽然增加一個嬰兒，一定是什麼也比不來的快樂。——人生真神祕得有趣呢！』妻說到後頭一句時像是自語着，說完後還繼續着微笑。

我一時不知如何接談，想着：「妻在這時感着一種空虛嗎？」總之，妻說出這想像着的話，並不是偶然的事，而是女性之不可思議的地方；同時妻這次的生產使我感到了人生的嚴肅及母性的偉大。

產後的妻雖很軟弱，但沒有什麼不健康的地方。妻常很快活，對我說：『現在的身體比產前還要好，那些不舒服的小病痛都沒有了，飯也吃得下了。』但她精神卻不像身體一樣感着什麼愉快，又陷在另一種憂煩之中，我每次去看她，見了我便熱情地擁抱住，像是非常高興，又像非常傷感似的不爲了什麼地就流出淚來。『怎麼了？』這樣一問就更加抑制不住地哭了。

『到底爲了什麼哭呢。』

『不爲了什麼，你不要問我了！』她很窘的樣子，像是再問下去就更要哭了。

這時纔是產後的第三天，妻就在問着什麼時候可以出院了，聽到那「至少要一禮拜之後」的回答，更憂愁地說着「這怎麼好呢？還有這些日子！真是一天也不願住下去了呢！」有時我故意地把她從前最歡喜談的關於出院以後的事和她談着，但這似乎已引不起她的興趣了，和她商量着什麼事，也總是「好的」，或「怎樣都可以」的回答着，非常冷淡。現在什麼話也不高興說，只容易傷感，動不動就要流淚；有時我不在的時候，也似乎會自己哭過的樣子。有一天我去看她，臨走的時候，她拿出一封不知在什麼時候寫好的信來，遞給我，一面說：

『回去再看。』在歸來的途中，我把那信拆開來，裏面這樣寫着：

『哥哥：』

連自己也莫名其妙的這種傷感，一定使你在感着非常的厭煩，我是知道的，但這無法制止的事，你也許能對我諒解。

病院真是可詛咒的地方，它處處與人以淒涼。許多不知從那裏來的傷感，都一齊襲來了，而且怎樣也排解不開。想，也許離開這裏就會好了吧？所以我是這樣地一天也難忍耐呵！

快樂是永遠在希望與想像之中的，而實際上則只有空虛，我也知道現在即使出了院也不見得就真如我所說的「會好了的」，但又總不能不這樣期望着。（人生本來就是無窮盡的在期望、追

求，雖然所得是空虛。）

你如果知道我現在的忍受，一定會不再勸我留在這裏的。可是你一定會不知道的，因為我自己也莫名其妙呢。』

妻的難過，我是知道的，但爲什麼如此，卻是思索不出。這時也覺使她這樣地留在院中，對於她的身體也不見得會有益。於是又過了幾天，是產後的第七日，得了醫生的許可，定於第二天出院。妻聽了這消息，精神立刻鼓舞起來，高興得穿起衣服要走下牀來，怎樣勸阻也不聽，說要在地下走動走動，試試什麼滋味，我只好依順地扶着她那搖搖欲倒的身子，在踱着步，走到衣櫥的鏡前，妻站住照了一會說：『怎麼這樣子了！』望着自己的臉有點驚訝。的確，妻起牀後更見

得消瘦了。妻又照着鏡子把衣服拉了一下，那簡直寬大得不成樣子了，妻把它裹緊了反覆地看着那恢復了舊日的苗條的身段，像是非常高興的樣子。經我再三地規勸纔又回到牀上，不情願地躺下。我走的時候，囑咐着明天給她帶身衣服來，還有化妝品。說：『明天出去很高興的，很想打扮打扮。』妻這時又那樣活潑起來了，因為她又有了另一種期望和想像的事。

自從妻進院後，家中已不像住處的樣子了，我每天只有睡覺的時候歸來，沒有工夫也沒有心情去整理，到處浮着很厚的灰塵。妻明天要回來了，不能不收拾一下。便費了一晚的工夫在掃除着這荒涼了似的屋子。妻在進院的那天早晨買來的不知名的白色的花，不被理會地

已經開過而且萎在瓶中了，這時纔看到。想把它拋去的時候，忽然有種感觸，不忍似的仍舊讓它留着了。

第二天到了醫院裏，妻已經早在等待着了，並且頭髮已經梳得很整齊，臉上還擦着白粉，幾日來臥病的妻，忽然這樣化妝起來，覺得特別美麗了。

「噢，已經打扮好啦，那裏來的化妝品。」

「等你老是不來，恐怕來了又擔擱工夫，所以向看護婦地方先借來用了。」

說着便把我給她帶來的衣服換上了，她顯出好像要出門遊玩的少女一般的高興的神情。

妻挽着我的手臂，緩緩地向外面走着時，她的臉上掩飾不住地浮着欣然的微笑。一同到家中，她更高興了，好像回到了久別的母親的懷中似的。樣子看去非常疲乏了，卻不肯到牀上去休息，偏要像康健的人似的，坐在沙發上，並且不住地熱烈地吻着我。這種興奮的狀態，直到第二天纔漸漸地平復，安分地臥在牀上了。可是妻的精神有點病了似的，不是那樣的興奮便是異常地憂鬱，常在沉思。

擺在桌上的那不知名的白色的花，昨天未曾拋去，今天妻看見了。

『怎麼那花還插在那裏？』

『因為它很可紀念，是你進院去的那天買來的。』

『你一定想過，我那時要是死了，這花纔真成了紀念呢。』

『爲什麼說這樣的話！』

『說說玩呢，不要生氣！』

這樣說笑着，妻也似乎很有興致，可是不久就顯出了厭倦的神情。我便到桌上去寫着什麼。妻靜臥在牀上。

『要是這次從醫院裏帶了一個小孩回來，恐怕就不會這樣清靜了。』她說這話意思像對自己作着寬解。

『可是那也很有趣的。』我故意地迎合她的本意。

『無論什麼事，都不是簡單的，一方面有趣，一方面也就討厭。』

妻顯然不復是那樣決絕地反對有孩子了。

『以後我們再有個孩子吧，這次我真難過。』

『不知怎麼一回事，我想起他那臉來覺得很好看，真的，很像你哪。』妻裝出隨便說說的樣子，在笑着。

妻對於什麼談話都常表示着冷淡，只要一提到這類的話，就病態似的興奮起來，但總是一味的作着玩笑的口吻，把自己無意識地在壓制着。常要取笑着我說：

『你又想那孩子了？把他拿回來好不好？他一定還在醫院裏呢。』
或是

『你想有個孩子，是不是？這樣年青就要孩子了嗎？』

生活只是一種連續，並沒有開始。妻那『如果好了以後，我簡直

等於重新做人」的理想，不用說是早已幻滅了，現在只把自己緊緊地困在這傷感的霧圍裏了。

知道妻是喜歡花的，這天我又買了她最歡喜的那種白色的花來。

『上次買來的，你沒看到，又給買來了。』

把花插好後，妻望了一會又用了照例的玩笑的口吻說：

『以後只買這種花吧，把它來紀念我們的孩子。』

六，二八。

迷 茫 中

不知在什麼時候便醒來了，靜瑩躺在床上覺得簡直一夜未曾睡着。這時望着外面的魚白色的曙光一點點向屋內洩進來。天已經全亮了。想不要驚醒別人，自己悄悄地起來到樓下梳洗去，以便把一切細微的事早點理妥，免得臨走時忙亂。

她小心翼翼地把脚步放輕到沒有一點聲息在樓梯上走着，顯然表示了她是在這家中的暫時的借住者。因為走得過于小心了，好像呼吸都屏住了似的走下最後一級樓梯時不覺深深地透了一口氣，張手按在胸

上，停了一停。精神是很清醒，但是異常的困憊，她感到一種不能支持的身心的脆弱。無力地隨着脚步的移動走向盥洗室去，到了門口聽見自來水的聲音，才吃驚地抬起眼睛來，原來這家中的主婦已先她而在了。

『呵！起來了，還早呢。』

那和藹的主婦也爲她無聲的走來，回頭看見吃了一驚，接着在睡意惺忪的臉上便露出親切的笑容這樣說着。

『真對不起，讓你這樣早就起來了！』

靜瑩充滿了辛酸的感激之情，不知說什麼才好，只從悲苦的心中竭力地湧出表示謝意的微笑。

太陽漸漸地高起把向陽一面的屋子照得異常光明，全家的人都起來了，這時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兩小時的光景，靜瑩和這家中的主人坐在擺着精美的早點的桌前，覺得什麼東西都難以下嚥，但爲了主人的殷勤勸慰，不能不裝作寬懷的樣子勉強吃着。

走上樓來看見那主婦在忙碌地給吃奶的嬰兒穿衣，是預備到車站去送行的樣子，靜瑩很覺不安地忙上去阻止，但再三的勸說，那多情的主婦仍固執着要去，直到那主人也來說：

『既然這樣就不要去了，帶着孩子也太麻煩。』

那主婦才歉然地遲疑着住了手，過去同靜瑩殷勤地話別。

『既然什麼事都決定了，過去的一切就別再想了，在路上先要保

重自己的身子。』

主婦說着，臉色是非常真摯地流露着黯然的同情。靜瑩的勉強的鎮靜幾乎爲之破裂。再三地抑制，才把苦澀的微笑維持住。

『現在是一點也不難過的了，只想着回家看一看，再出來就覺安心了似的。我究竟太弱了，總不能完全憑着理智作事，說起來回家看一看也沒有什麼意義，不過總覺得以後不便回家似的，現在非回去一下不可。』

靜瑩說到後面，聲音酸滯起來，勉強的苦笑再也保持不住了，幾乎又流出幾日來流個不盡的眼淚。

靜瑩在半年前經過苦苦的奮鬥容易才和自己的戀人結了婚，夢

想不到的幾月後的現在竟到了不能不分離的地步。她前幾日和丈夫又起了激烈的衝突，悲憤地走出，投到這朋友的地方暫住着，分離是已經決定了，但她想到從前那樣苦苦奮鬥成功的婚姻，現在這樣急促地又破裂了，以後她將無顏再見自己的父母，同時在這受了愛的創傷的時候，格外不能自己地追念起父母的偉大的愛來，於是她抱了訣別似的心情，在分離的決定未曾公佈以前要回家去一次。

赴車站的時間到了，僱妥的車子已經等在門口，她隨着行李出來，緊緊地握着那送至門口的青年主婦的手，由衷的感激，這時已無力致謝。在她那緊張到苦笑也不可能了的臉上，幾乎又流下眼淚。

送她到車站的只有這家中的主人，——是她和她的丈夫的好友——

！而自己的丈夫竟是漠然無聞的路人了。一路體味着這淒然的情況，不勝其苦。

隨在那位朋友的身後走進車內，四處探望着尋找空的座位，那些已經坐在那裏的乘客們，誰都把他們當作是夫婦；及至火車將要開行的時候，靜瑩對他歉虛地告別，並且喃喃地道謝的樣子，不禁引起靠近坐着的人們的好奇，一齊把探索似的眼光注射過來。靜瑩淒然地低下了頭。

火車緩緩地動了，車內的人爭忙地向着站台的送行者點頭搖手地騷動了一陣；及至車外的景象成了荒涼的郊野，車內的空氣也隨之冷靜下來。每個人都似乎在回味着先刻的別情，同時又感受着旅途開始

的寂寞，暫時之間在黯然無語。別去的N地對於靜瑩在那裏沒有一個人或一件事是可留戀的，但是在那裏曾遺留着悲痛的過去和友誼的關切。雖然那是她心碎的地方，但在離去的剎那間，她比別人更甚地感受着酸楚，心胸爲之悸動不已。這時稍爲平靜，用了毫無表情的視線漠然地望了一下自己靠近的旅伴，和她坐在一條檯上的是一位中年的商人樣子的人，在對面的坐位上是一對年青的男女，正在那裏相幫着安放零星的物件，那神情像是夫婦。

靜瑩的心中像是整個地爲一種過去的印象佔據了，新的印象再也不能吸進。雖是在這嘈雜的人羣中，而身外的一切猶如那車外閃過的樹影一般即使她在注視着也沒有一點感覺，她只在固執着把一件事情

想了又想。

是在這年春天的時候，她把自己的命運交托給了戀愛，什麼也不顧及地和自己所愛的人結了婚。在那時什麼理想和意志都從她的心中消去了，只剩了燃燒一般的熱情，作着戀愛至上的美夢。可是及至這夢想實現後，一切都變成平凡的了，這平凡的一切使她感到失望以上的痛苦。並且兩人雖說是戀愛成熟的結合，而彼此性情的衝突，却是直到婚後方才發覺。戀愛像是一種燃料，很容易燃着也很容易燒完。無論是怎樣興旺的火焰，結果總要成為寂冷的灰燼的。靜瑩在婚後所感到的便是這種火焰成了灰燼後的寂寞。同時還有實際生活的煩躁及彼此情感的不能相容，更使她的身心雙方感到被蹂躪着一般的苦痛。

世上沒有比夫婦的關係及家庭的生活更可咀咒的了！靜瑩時常覺醒似的這樣想着。對於那些一向視為迂闊的說戀愛是一種人生的熱病，一種自然的誘惑的論調，現在是無上的贊同起來，時常在心中背書似的反覆着這樣的話語。這時她在人們的喧嚷和車輪的進行聲中沉思着又想到這裏，像是所想的暫時告了段落，很疲倦地把身體舒展了一下，把意識回到現實來，又抬起先前那種無表情的眼光，向着四周的人們望了一下。坐在她身旁的那位旅伴正在把吸進的一口烟懶懶地吐了出來，風吹過，正把它吹到靜瑩的臉上，她覺得惡心不堪，便屏住了呼吸，趕快扭轉頭去向著窗口。但是這樣仍然不能忘記那位粗俗可厭的旅伴的存在，猶如一件使人一見不快的東西靠着自己的身邊放

着，雖然避開不去看它，仍舊會感着不舒服。她想到「如果和自己的愛人一同出門，就絕不會和這樣可厭的人坐在一塊」的時候，忽然像是羨慕似的去注視起對面坐着的那一對夫婦來，又忽然無意識地想起自己結婚以來還未曾兩人一同坐在火車或輪船中去旅行過。可是接着又像自己斥罵自己似的覺得不應該想到這樣的事，又連忙把視線重回到車外的景物上，順手把覆在前額將眼睛遮住了的頭髮向後掠了一下，好像是同時要把一種思想也攆開去似的。

偏午的太陽射進車內，靠近窗邊坐着的人們都紛紛地把百葉窗關了起來。車內頓時感到加倍的悶熱，猶如一個漲滿了熱氣的蒸籠。這時午飯都吃過了，有的人悠然地吸着紙烟和新識的旅伴在閒談，有的

人便仰着毫無心事的臉靠在椅背上在睡覺，樣子非常安然以至于忘記形起來，嘴微微地張着成了圓洞，像補鼻孔之不足似的在呼呼地吐着炭酸氣，同時四肢鬆弛地無着落地伸張着，形成了一些凌亂的直線，並且在那睡得紅漲的臉上都湧着發亮的汗珠。這使別人一看見便彷彿自己的呼吸中正夾雜着從他們那裏發散出來的汗氣，格外覺得燥熱起來。這時靜瑩忽然自己也說不出爲什麼地感到一種強烈的煩悶，心的和平一時破裂無餘，如火一般地在她的心中燃燒着，能將自己的身心毀滅了才好的意想。接着便又成了極端的頹敗。她把頭無力地依靠到窗口，靜靜地閉上了眼。百葉窗的縫中不時吹進風來，像是撫慰一般的輕輕地從她的臉上拂過。

在這路線上旅行，靜瑩是已經往返過許多次了。最初的一次是在兩年前的這時候。那時她剛從中學畢了業，好容易得了家庭的許可，被父親伴送着往N埠去投考大學，便是坐了這同一路線的火車。那時她的心中正充滿了美妙的夢想和燦爛的希望，一切的事物——目前的和將來的——都籠罩着快樂的色彩。她在這長途的旅行中，全未感到什麼是旅途的寂寞，只覺得自己被載着一刻刻地走近渴望着的一切，身心都浸潤在一種幸福的快感中，甜美而又飄逸。這情景在後來任何時候記起，都覺得非常的真切，爲之神往不已，在她的短短的生活，這成了唯一的珍貴的記憶。此後每逢暑假，寒假，她也總要在這路上往返一次，但每次的心情總有很大的差別。那時她的美麗的夢想已爲

平凡的現實驅去了，心中充滿了新的煩悶，每次在回家或是返校的路上，她總感到一種悵惘的不安，起伏着種種的感想，而這感想每次都不相同，現在記起，覺得每次在這旅程中的感想可作她這兩年來的思想生活變更的標誌。最近差不多將近一年不曾坐這長途的火車了，是因爲戀愛的問題，和家庭發生了糾紛，在年假中未曾返去。到了第二年春天得了父母的委曲的諒解，她和戀人結了婚以後，家中便時常來信希望她回家一次，但不知爲什麼一直遲延着未得成行，直到目前自己像是負了傷的鳥一般決然地登了回家的路途。但這在父母自然仍當作是婚後的歸寧在歡喜地期待着的。想到這裏不覺對自己的悲楚移到父母的身上，更加痛切起來。她又想起在最初極端反對自己升學的

父母後來勉強允許了之後，竟又很真切地對自己抱了很大的希望，時常給與種種的鼓勵，在最近對於靜瑩的戀愛的行為的不滿，見反對也無效果的時候，曾很傷心地來信說過「本望不忘當初要求讀書的堅志，努力前進，以期成就，不意年餘至今竟自暴棄，置學業於不顧，而專心於戀愛，殊爲可嘆！可嘆！」這樣的話。可是到了靜瑩結婚以後又照樣地成了歡喜着的事，全無不滿的意思了。像海一般浩大的父母之愛，靜瑩似乎是初次這樣深沉地體味到，不勝淒楚地在感動着。雖說是對子女永久抱着熱望的父母，可是如果把這次的事實告白了，能否仍舊對自己存着信賴和希望而不至感到怎樣的悲痛呢？她不能想下去了！

普照着車廂的太陽不知在什麼時候已經消失了，只在遠遠的山上還籠罩着深深的光輝，望去好像是另一個世界似的，顯示着光明和幸福。但是不久也幻滅了，只剩了豔麗的晚霞橫抹在與地相接的天邊，在等候夜的來臨。這時車內的旅客不似先前那樣擁擠。有許多人在中途下去了，而上來的却不很多。靜瑩想着明天一早便可到家，這一夜的時間是比較容易混過的，心中覺得輕鬆了許多。

車內燃起了電燈以後，空氣變得安閒起來，不久，人們都靜靜地睡去了，只剩了車輪轉動的聲音超越了一切地在响着。靜瑩也竭力地想睡去，但不知怎的，剛睡着便又無端地驚醒了，並且接連在作着許多夢。而夢見最多的便是她和她的丈夫的事情，但都是非常的恍惚，

非常的酸楚，有時也夢見他們相愛時的情形，那樣，醒來後暫時之間，頭腦是異常昏沉，覺得自己仍在和同居着似的，現在正在他們的小家庭中。全記不起是已經分別了的事，及至望見那些在暗淡的燈光下熟睡着的旅伴們，這才慢慢地意識到自己是辛酸的旅途中，突然的悲痛隨之襲來，她不能自己地暗暗地哭着了。她覺得自己此後的身世就如目前在這火車中的情形一般，別人看去都很幸福地在安睡，而只有自己在偷偷地哭泣，並且沒有一個人理會到。她此後在社會也將像這一樣地成爲一個人羣中的孤獨者，永遠生活在不爲別人所知的悲哀中了。同時想到自己的丈夫，她並不覺有什麼怨恨，只是時時在想着他們過去的相愛，異常地悲傷。她覺得他倆如果不是生活在婚後的

環境中，一定至今還是相愛的。如果不是成了那種討厭的夫婦的關係，他們怎麼也不會造成這樣不能相容的情形。結婚這件事一方面使人任性一方面又要人容忍，在夫婦間是時常無意識地演着相征服的鬥爭的，無論是那方得勝了，都可以相安下去，只有誰也不易征服的時候就要走上分離的路的。結婚猶如一個模型，如果不受陶冶，是不能在其中生活下去的。靜瑩這樣地將事實作着客觀的解釋，似乎是有理智的澈悟，但是傷感之情每一湧起，便如暴風雨似的將這一切立即推翻無餘，她在動身之前，是已有了具體的決心的，打算暫時謀一相當的職業，一方面維持生活，一方面再去繼續讀書。她感到結婚以來好像是在夢中生活着似的太昏沉麻木了，此後要覺悟起來重新走上

努力的途徑，幹一點有爲的事情。她這決心在朋友的面前也宣告過，誰都對她很屬望似的給她以種種的助力。但在目前她的心中所佔據着的，却早已不是這悲壯的決心，而盡是一些傷感的記憶了。

靜瑩在夢境與現實交織的煩惱中很不容易地度完了一夜。第二天絕早便醒來了。離到家的時間還有兩點鐘的光景。這時她一方面覺得興奮，希望立刻看見久別的故鄉，但一方面又對於和父母見面這回事，隱隱地在感着畏縮。

及至火車減低了速度，慢慢地駛進了故鄉的車站時，她心中一切都完全消去了。像一個孩子似的在感着一種強烈而單純的歡喜，心在狂跳着。她探出車外把目力集中在那些像被催眠了似的站在月台上等

候車停的迎接者，急急地尋找着迎接自己的人。忽然地，她看見自己的弟弟和妹妹了，他們相並地立在那裏，把整個的精神都注在這走進站來的火車上，眼睛在四處地搜尋，像是發慌似的使人好笑，尤其是才七歲大的小妹妹，站在那裏吃驚似的把眼睛睜得很大，那樣子非常可愛而又可笑。靜瑩一看見便忘情地笑起來。但是車輛很快地從他們的面前閃過去才停住的。車一停住，人們立刻從車門內像水一般的急急地湧了出來。靜瑩也夾雜在裏面到了站台上，什麼也不及想地兩手提着皮箱之類的行李便向着弟弟妹妹所在的那方面擠去。她的臉上從先會到現在，是一直的在笑着不曾停止，這種笑並不是對着誰而發，只是從心中自然而然流露出來的，甚至于連她自己也不會意識到是在

笑着。

「阿！姊姊！」

一個興奮的呼聲從人叢中拼發出來。她隨即望見弟弟歡喜得跳躍着從對面跑來，小妹妹在後邊像被拖着似的脚不佔地地也在跟着跑。

「姊姊，剛才車子過去的時候我怎麼沒有看見你？你看見我們了嗎？」

弟弟跑到她的面前，一面去提行李一面這樣說着在笑。

「怎麼沒有看見？你倆站在那邊電綫杆底下的，是不是？」

靜瑩用了姊姊的慈愛的口吻這樣說着，異常快樂地望着弟弟和妹妹停止不住地儘在笑。

「真奇怪，小妹妹倒看見你了，她說看見你在這邊車上的，所以我們才向這邊來找你。我還以為她是隨便瞎說呢。」

「真的看見來嗎？你還認得我？」

靜瑩彎着身子把臉湊在小妹妹的臉上這樣地問。

他們在人叢中一面匆匆地向前走着，一面不停止地笑着說着。雖都不是什麼緊要的話，不過是『電報幾時收到的？你們什麼時候就來了？等得久不久？』之類的問答，但還也像有趣味似的儘說不完。

在車站外面等着的僕人，已經僱妥了一輛馬車，他們一走出車站的門便上了車。靜瑩把小妹妹抱在自己的膝上。時時去撫摸她那柔軟的頭髮和嬌嫩的面頰，問她現在讀什麼書，或是想她來沒有，一年未

見小妹妹似乎對她有點陌生起來，像是受窘似的很規矩地回答着話，把面孔朝着前，不敢回頭，可是當靜瑩和坐在身邊的弟弟說話的時候，她又睜大眼睛儘向着靜瑩看。在一年之中靜瑩覺得小妹妹長大了許多，與從前的樣子很不相同了。向經過的街市望去也覺在熟識之中有了不少的變更，忽然想到映在別人的眼中的自己也不知變成什麼樣子，她覺得自己的青春的光輝在這一年中毀滅完了似的，身心都比從前蒼老了不知多少！當初離家時所抱負的志願和希望，在目下的她的心中早已消失得毫無痕跡，只剩了無可辯解的慚愧，在經過的街道上，行人們投過來的好奇的注視，靜瑩也覺得裏面彷彿含着譏嘲似的，感着不安。久別的故鄉雖覺可親，但在她已失去了去領略的那種

甯靜的心情。

車子在家門口停下後，小妹妹首先急急地下了車，像是想起了什麼緊要的事似的，連頭也不及回一下地便一直向裏面跑了進去，靜瑩笑望着她的活潑的姿態跟在後面走着。遠遠地聽着她全不像方才那樣羞澀地大聲地在喊着。

『媽媽！姐姐來了！』

靜瑩隨即被包圍在全家歡喜的空氣中了。每個人的臉上都露着一種興奮的笑容，靜瑩也是固定地一直在笑着。不過這歡喜的空氣過于濃厚，她似乎受着壓迫似的心裏覺得非常緊張，直想哭出來。記得第一次離開父母出外去讀書歸來的時候，她一回到家中心裏也沒有說便

哭了出來。那時她的心中，也並無什麼酸楚的情感，甚至于竟是非常快樂，但祇是止不住地想哭，連自己也莫名其妙，是爲了什麼。現在她似乎又陷入了這種辛酸而又甜蜜的情緒中，向着父母叫了一聲「爸爸！媽媽！」那聲音已經酸澀起來。別的話再也說不出，彷彿一說話，眼淚便要抑制不住隨着湧出來，在父母方面也似乎有同樣的情形，樣子是很歡喜而聲音却是滯澀得說話都很不自然，並且暫時之間似乎不知說什麼才好，每句話都像是去想了來說的，非常費力。母親似乎是在鬆緩這種緊張的空氣，竭力避開了情感的感染，把精神移到別的不相干的事上，忙着在吩咐女僕把洗面水快一點倒來，或是催問着點心預備好了沒有之類的事。這顯然是故意作着，而非必要的，但在彼此

過分興奮着的情感上，很有效地給與了平靜下來的餘裕。

母親似乎有許多要說的話，但是暫時之間只隨便地問着關於路上的情形的事。及至吃過早餐之後，弟弟和妹妹都散開去玩，父親也因爲有事出去了，母親這才滔滔不絕地詢問靜瑩婚後的情形，以及關於這次事情的自己的意見。在從前靜瑩每逢和母親談到婚姻或讀書之類的事，總是像說教似的對母親發揮着種種的理論和意見，而現在她竟一句話也說不出來，並且想到從前對母親誇口似的說過的種種的主張和志願，感到要臉紅的羞愧。現在她只毫無意義地在對母親述說着自己婚後的生活是多麼快樂多麼美滿，同時也並不感到自己是在有意地欺騙着母親，甚至于受着欺騙的似乎竟是她自己，覺得那所說的快樂

和美滿確是真實的，她是非常的幸福。像是爲別人在唱着催眠的歌而自己也催眠了。可是當母親把談話結束走開後，靜瑩獨自留在那裏忽然像是在悲苦的時候作了一個甜美的夢，現在醒來了，覺得不勝地惆悵！

靜瑩在姊妹中是父母最鍾愛的一個，尤其是近一二年格外對她器重似的愛着，以至弟妹們對她也在抱着崇拜似的親敬，但靜瑩一想到被全家愛戴着的自己，成了這樣一個失却了人生的信念，空洞到連一個夢想都沒有了的人，就覺得異常悲楚。但事實像是不能挽救似的，她陷在頹喪與迷茫之中，任是怎樣也振拔不起來。

家中的生活處處是安逸而又歡樂，猶如天鵝絨一般溫柔地包圍着

人的身心。靜瑩有時候像被溶化了似的，把一切煩惱拋開了在接受這快樂，但有時又像受了創傷的地方被撫摸着格外覺得苦痛不堪。總之，這家庭無論就那方面說來都是無可指摘的美滿和諧，靜瑩每逢客觀地這樣想着的時候，便覺得對於自己過去的信念和生活是一種對照的嘲弄，同時目前自己對婚姻與家庭這種事所生的觀念，也彷彿受了非難似的失掉了自信。一直在她心中紛擾着的各種雜亂的思想，到此刻也像是迷亂得一無所有。對於任何事情她都尋不出一個結論來了。

晚上，全家的人都睡去了，一切都沉入了寂靜，這時候靜瑩也好像一直在興奮迷茫中浮沉了一天，這時稍稍得了休息。在寂寞的燈下想起了離開N地時的情景，於是給在那裏寄住過的那家的朋友寫了一

封信

今晨平安抵家，勿念。

一日夜的旅程似乎把我領到另一個世界來了。在這裏是幸福而又快樂，但在我却似從暗室裏突然地走到太陽光下，所感到的仍然是受不住的苦痛。

思想的衝突與紊亂使我不堪其苦！因此覺得話也無可說的了。

對於人生的一切失却了信念，簡直不知將憑藉了什麼生活下去。

雖然也曾想過，此後要專心地在學業上努力了，爲了父母的愛護與朋友的勉助，也非這樣振作起來不可，但若說這便是此刻的我在抱負着的意志，那却是連自己也不能相信的。事實上，充塞着

我的心中的，只是些迷茫的煩悶。

家中雖然安樂，但對我則終屬隔離，在這裏久留：徒感痛苦，三五日後當即返N地。此次歸來本係無意識的衝動，現在只感着索然的意味。

.....

一個女作家

那還是在中學讀書的時候，銓姍便有着對於文學的愛好，自然，她所認識的文學不過是一些流行的新文藝書籍給與的一種浮淺的概念。在國文的課卷中偶然作了小說之類的東西，得了先生的好評，便沾沾自喜地彷彿有一種想成爲一個女作家的希望。她覺得沒有比文學更其使她愛好使她欣慰的事物了，一想到成功一個女作家的美夢，不僅是光榮的，同時是快樂的事，但那是遙遠的，並不會自信地有把這美夢實現的野心。

無論如何只爲的興趣這一點，她對於文學的膜拜始終是真誠的，熱烈的——雖然她對於文學的概念也許不很正確。當她讀着一本文藝的書籍時，是由衷地感到一種快感，如果寫出一篇雜感或小說之類的文章。那快感是更爲擴大了，雖然她隱隱地有要成一個女作家的希望，但那從讀書和寫作中得來的快感中是並不滲雜着這種成分，而是一種單純的莫名的喜歡。

當她進了大學的時候，對於文學的概念是隨着眼界的開擴而與昔不同了，但那愛好和歡喜仍是不變地繼續着。只有那想成爲女作家的夢彷彿醒了似的感到厭惡。

將寫成的東西自己讀着取得快感的事，後來似乎不能使她滿足

了，有時偶爾寫成一篇自己覺得滿意的小說，急然想將它暗暗地投到流行的刊物上去發表，好像希望得到別人的評判，藉以增進自信的快感，可是同時她又怕因此把自己的興趣消滅了，覺得還是不要別人評斷的好，常常把想寄出的稿子再三猶豫後仍舊放進抽屜裏去。有一次她終於把新作的一篇小說寄出了。這好像作了一樁冒險的事似的，在未得到編輯者的回覆之前，她的心時刻在不安甯着。想到那小說如果被退回的話，她將怎樣地受着打擊呢？她的一向的創作的快感和勇氣不用說是將因此而消失了。過于急切的担心終於成了懊悔。有時她也反駁着自己想：『爲什麼自己的東西要受別人的評判；爲什麼毫無自信地這樣患得患失呢！』但是無論如何仍不能稍爲淡漠，因爲和「担

心」相對地還有「希望」存在着，並且她覺得在這担心之中也有一種好奇似的趣味。

雖說創作完全是自己的愛好，但鈺珊自從初次問世的小說被刊登後，那創作的興趣是比以前格外濃厚了。這時她寫了東西再不能獨自讀着便算滿足，只要自己認為滿意的作品總要向外投寄，並且這好像成了一種慾望，逐漸地增高着；在平常刊物上發表後，她又想把自己作品刊登在地位更高的文學雜誌上。終於這慾望也實現了，她拿了自己一向欽佩的而現在刊載着自己作品的雜誌，再三地讀着時說不出怎樣地歡喜，同時也說不出為什麼地竟歡喜到這樣。

她一想到自己的作品將被許多人讀着，覺得算是不可思議的樂

事，但她想被人家當作女作家讚美着這一點，却絕對不曾有過。她甯願意永遠這樣祕密地處在第三者的地位旁觀着自己的作品被人誦讀，只有這種快感是最可珍貴的。她願意自由地大胆地舒洩自己的情感，她怕在衆目之下束縛自己。看着自己化名的梅楠這人漸漸地被人注意起來，她是難以描述地那樣欣喜，但她仍是希望被人注意的是梅楠而不是鈺珊。

無論是怎樣的讀者，對於女性的作者總是用丁低視的眼光去看作品，而用高望的眼光去望作者的。惟其如此，鈺珊的作品和化名的梅楠這人緣這樣的被人注意。並且因爲作者是女性的緣故，特別使人感到好奇地索隱起來，不久鈺珊，和梅楠終於被合併着知道了。

這女作家的榮譽對於鈺珊自然也不會是多麼厭惡的，但是那處在第三者的地位，旁觀自己的作品被人鑒賞的趣味却是再也沒有了。爲了情感而自由創作的時候，現在便不能不在提筆之先想及被人看了對於自己將生怎樣的影響之類的事。她不願意因了別人而虛飾自己的情感，但也不願意因了作品而將自己的印象給與別人。爲了個人的興趣纔創作的鈺珊，一遇到這些微小的不快便往往因之將創作慾淡漠下去。她沒有從前創作得那樣踴躍了，這就是在讀者方面都覺得出的。

自然被猜想的原因是有許多的，但誰也說不出究竟是爲的什麼。

在大學剛剛畢業後的暑假中，鈺珊結婚的消息便傳播着了。好像爲了被妒羨的緣故，連新郎這人也被探聽得非常熟悉。大家除了無

意識的嫉妒之外，對於鈺珊又似乎抱着慶賀的情感，覺得夫婦間都是愛好文學的人，結合後的努力定是非常可觀的，尤其是爲鈺珊設想，覺得她總不會如一般女性似的把婚前的一切都在婚後葬埋了的，竟是因了這樣好的結婚而使人更重的屬望着。

確乎未使人失望地她在婚後的創作比往日更勤了，小說集子也于這一年中刊行了。作家的榮譽是特別容易加于女性的，現在的鈺珊也竟儼然女作家似的被人公認着了。

結婚是人們從空想走入實際的關鍵，鈺珊也非例外地成了被實際的生活緊壓着的人。連創作這樣的事想將從前那爲創作而創作的情趣，保存着都不可能了。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她是爲了稿費在寫小說。這時每逢把寫成的稿子——無論是滿意的與否——即刻寄出後，那等待的心情已不是被登載的歡喜而是稿費的寄來。也許稿費是對於著作者創作方面有不少惠助，但實際的效果怎樣，至少在鈺珊是適得其反，每想及創作的興趣的消失，她是怎樣憎恨着所以使然的稿費呵！但是她是在爲了稿費而更激進不已地創作者。

她的最初的對於「作家」的憧憬的幻想，現在覺得完全是錯誤的是永久的幻想。也許那時的幻想是太幼稚了吧，她沒有想到所謂作家的光榮是作品的易于發表，是稿費易于增高，所謂作家的快樂是從作品換來的經濟的援助；更沒有所謂作家的生活是寄稿索錢的忙碌。

在她和這有着相同的志趣和愛好的人結婚的時候，便抱着此後兩人去過一種文學生活的理想，這理想是使她非常快樂的。

但到了這種生活中以後，「快樂」的理想是完全幻滅了，她彷彿變成了爲生活而創作的機器：這創作除了爲生活而外是什麼意味也沒有。

她的丈夫每逢和她認到生活問題，總不能不提到稿費的計算，說着「我們以後真要努力多寫點才行，這樣怎麼得了呢？」的話，她聽了總是繃一下眉，什麼意見也沒有，再不像從前談到從事文學的理想生活時那樣興高彩烈了。的確，爲了從事文學不能不顧到生活，但現在是爲了生活而從事文學了！所謂「努力」是創作努力呢，還是爲生活努

力？她常常這樣想着感到莫名的煩悶，但努力總不能不努力——是爲了生活！

即使創作愈缺乏到一點也沒有，也要常常伏案塗寫，好像把心血都要絞乾了似的那樣窮思了又窮思，結果執着的筆寫下去仍是生澀得使人發氣，連一句明白流利的話也寫不出來的時候，她不由氣忿起來——也說不出是對於什麼——煩躁地把筆擱下躺到床上去，她的丈夫覺得她像是對他發氣似的，往往抱歉地走來安慰她，說「不要寫了，休息一會吧」。但在她聽了是更加難過，彷彿受了難言的委屈，要哭出來似的，什麼話也說不出。

從前她唯一愛好的創作，現在成了使她深深詛咒着的事；尤其使

她痛苦着的是創作的快感被斷送了悲哀。『假設我根本不寫小說呢？爲什麼我當初要學着寫小說呢？』常常這樣想着，覺得爲了生活去作什麼工作都好，只要不作寫小說這樣的工作。她一向認爲最神聖最快樂的創作的事業，現在覺得竟是最卑鄙最苦痛的了。她最憎惡那些爲了稿費，把小說當作商品似的寫出來販賣的人，但她不能不去作自己所憎惡的人，忍受心靈的隱痛。

她時刻在枯思着寫作，而創作慾却消滅到一點也沒有了。無論在什麼時候她從來沒有自動地想寫的情緒，同時那家事的繁瑣，是時刻地呈現着和這創作生活不能調和的矛盾，除了伏案寫作的時候以外，她的心是時時被家事紛擾着。有時就是勉強把心靜下來，坐到棹前去

構思創作，也常常忽然地想到晚飯的小菜還未買齊，或是衣服忘記去洗這類的事上。

從前寫完一篇作品，自己總是非常快慰地再三讀着修改，現在都是作工似的寫完了便覺得「可好了」！連看也不願意再看地便草草地寄出，暫時感到一點輕鬆。並且在這無情趣的創作中還要常常與人不快的，便是在小說中有時滲進自身的一點事實，在那些索隱事實的好奇心的讀者們看了，便要認為那是作者的自敘，尤其是相識的人們簡直不是為讀小說而讀小說，好像專在探索作者這人似的。譬如把自己的一點事實鋪張了作為小說的材料，將其中的主人公加以意想的美化，在讀者就覺得這是作者「自覺其美」的自敘；或是加進完全空想的

穿插，也竟會被當作真有其事似的去推想。雖說這是無關緊要的事，但鈺珊想將這全不介意，總不可能。

她的丈夫也許是因爲對她抱着過大的希望，每逢她在創作，便高興得什麼似的，對她格外的溫存，親暱；如果幾日懶散着不動筆，便會責備似的說着「你真是太不努力了，我真覺得失望呢」這樣的話。對於他的鼓勵和勸勉常覺到難言的愉快和感激，但有時也使她起了反感，覺得有些憤慨，竟連「你好像把我當作一架機器似的，恨不得每天每天地寫，越寫得多越好」這樣的話也說出來了。兩人因此而嘔氣的事常常發生。有時她確乎爲了他的親切的勸勉，非常感動地在努力，但有時又覺得完全由于他的催逼才這樣不願意地勉強去寫，把創

作的興趣完全喪失了，感着種種不快都是爲了他。因此兩人間的感情也竟隨着創作這事在升降。但無論是因此特別愉快或不愉快的時候，她總感到將創作當了愛情的條件的悲哀。

爲創作得到的種種苦悶，即在別人當面將自己的作品怎樣恭維着的時候，也不能釋然，竟是更加內疚似的不安。她常說着「真別提了，什麼作品？不過是爲了換稿費」，認真地覺得臉上發燒似的非常難以爲情，自然，這在別人總認爲不過是一種歡喜的歉詞吧了。

她常把這文字生活比作工人們的勞働生活，說起來也許可以加上「神聖」的表揚，但實際上正是相反的意味。並且這文字生活比勞働生活還不如，爲了工資去作工的工人們總還可以貿易似的爽快地拿到勞

勵的代價，但爲了稿費而創作的著作家取得稿費却是要困難幾倍。鉅冊每次把稿子寄出後，被編輯先生很爽快地揭登出來，便覺得非常欣慰，但等到去索取稿費時，那簡直是乞憐似的難堪了。

這天因爲家中的錢用盡了，想到書局去索取前次賣了的一本小說的稿費。在臨去的時候好像是出去借債似的預先感到爲難。一直露着不快的臉色，像幾乎要使性地說出「不去了」的話。她的丈夫看見了便寬慰她說：

『這有什麼要緊？賣了稿子去拿稿費不是應該的嗎？書店老板對我們是不會客氣的，我們想對他們客氣也不能。』

自然爲難的理由是說不出，但她對于去討稿費這事總是畏縮。

本來以為用信去催就可送來的，但每次得到的不過是些推諉客套的回信，所以這次不能不親自去一轉，想不致仍無結果。

終于她在人羣熙攘的馬路上走着了，想着自己是往書店討稿費的所謂著作者，對於許多過路的陌生人都覺羞恥似的不安着。

一見了書店的老板，是不用說地來的目的就被知道了，却不能爽快地便說出來，暫時回答着那笑容可掬的老板的應酬話。好容易這種作戲似的對話停止了以後，想快趁此談到正話，竟又一時不知怎樣說才好。經過了一會窘急的躊躇才訥訥地說出了自己的來意。

『呵，再過幾天好吧？』那滿臉客氣的老板為難似的『呵』了一聲，輕輕不重地把她那詢問對付過去了。

她連『究竟再過幾天。』這樣的話也想不起問了，非常焦急裝作並不十分急急的樣子說着『好的』便告辭出來了，直走到馬路上順着原來的路向家走去，才將在書店老板門前感到的臉熱消退。這時却又不禁悔恨着自己『這樣作難的走去作什麼來的呢？』並且一想起拿不到稿費回去的目前的困難，便覺得異常地頹喪。

『拿到了嗎？』

她剛進門她的丈夫便這樣問，顯出一種希望的微笑，及至看到她的漠然的臉色，便預感到失望似的笑得頗爲苦澀。

『沒有。』

她覺得將這失望的回答給她的丈夫比她自己得到這失望時還要難

過，勉強地作着這簡單的回答，說這話時的視線不忍似地並不望着他的臉。

『那麼，什麼時候可以拿呢？』

『不知道。』

兩人不愉快地沉默了一會。

『不要緊，讓我再另想法子去。』

他這樣自語似的說着，像是寬慰着自己又像是寬慰着她。

錕錐的煩悶不但不能釋然，反而更加擴大起來，她對於這種生活

難言地憎惡着。

『對着，剛纔且書局來了一封信呢。』

她的丈夫忽然想起來了，走到棹前把信拿給她。他也欣然地和她一同將那看過的信再看着。

這是另一個書店老板寫來的信，說着種種動聽的恭維話，是要請她寫一篇長篇小說，按期在他們的書店月刊上發表。

『人家這樣地恭維，真要好好地寫一篇呢。』

她的丈夫心地裏歡笑着對她這樣說。在她却只是更感到煩悶，勉強笑着把那看完的信隨手放到棹上去。

晚飯後，兩人悠閒地坐在燈下喝茶，他非常熱心地仍在想看那長篇小說的事，便把這當了談話的問題。

『寫長篇小說的材料呢？』

『讓我慢慢地想想看』

『這篇東西得要用心些。這樣，稿費是可以按期拿的。在你被人這樣稱贊的時候，真是比我自己被稱贊着還覺得高興呢。』

他非常興奮地望着他的妻。

『當然要好好寫寫的！爲什麼不寫呢，這是一舉三得的事，可以得到名譽，得到金錢，並且還可以得到愛情！』

她自嘲似的苦笑着。

生與死

像是預期着一種收穫的成熟，他和他的妻每人心中都蘊藏着一種莫名的喜悅，一直隨着時日在進展——因為一個未知的新的生命就要在他們之間實現了。彷彿是由于好奇的幻想的緣故，他們也正像其他年青夫婦們一般，對於初次要作父母這回事是特別熱情地在期待着。

在這美夢就要實現的時候，誰也想不到的災難竟先來了。快要生產的妻忽然得了癇症，在這天的絕早的清晨狂暴地發作了。先是顫覆，繼之便完全昏去了。他在這暴風雨一般突然襲來的驚駭之中，方

寸完全錯亂，不知怎樣好了，去請醫生的意識還是在暫時之後醒覺起來的。

但是因為時間太早了，電話打去後，醫生沒有來診的意思，只說即刻將病人送醫院好了。於是只好再向醫院打了電話。

醫院的救護車是並不像患病者那樣的緊急，在電話打去了又過了好些時候才到來。這其間，他失措地立在床前望着妻的青白的臉色，凌亂的頭髮，以及那緊閉了的眼睛，不禁想着「不會是這樣的死去了嗎」？寒冷的感覺充滿了他的四週，但在心中是又像火在燃燒着一般，焦急地傾聽着救護車到來的聲音。

看着妻毫無知覺地被抬進那畫着紅十字的車內去的時候，他感受

到一種送葬似的悲慘的印象，但同時又感到一半得救了似的寬慰。夾雜着種種迷惘的悲思，他隨伴着一同到了醫院。

經過了三位醫生參商的診斷，決定了即刻施行手術先將嬰兒取出的唯一辦法。把僅有的希望依托于醫生的他自然表示了同意，隨着病人一同進了手術室。愕然地看着醫生作着開刀的準備，他覺得四週的空氣一刻刻緊張起來在壓迫着他。手術開始之前醫生婉和地請他到外面去暫候。

他坐在那裏望着手術室的關閉着的門，那剖腹的妻的情狀，如影圖一般浮現在他的面前。但同時是連一點聲息都聽不到，那沉默中彷彿暗示着更大的恐怖。他在希望與絕望之間期待着，但不知爲了什

麼，他總不敢向着美滿的方面去想，恐怖的想像不停地襲來，任是怎樣也排解不開。連日陰晦着的冥漠的天氣這時忽然淅瀝地下起雨來，他全無感覺地在呆望着那頻頻打在玻璃窗上的雨滴。

手術室的門開了，蒙着白布的妻仍舊無知覺的躺在病床上被抬了出來。他覺得一切仍是照舊，雖然方才期待着的一件事已經結束了，但並不會給他什麼欣慰，他仍要焦灼地期待着將來的不可知的結果。突然地在另一團的白布底下透出孱弱的嬰兒的哭聲來，他這才把對妻的注念移到這初生者的身上。他那長久的幻想這時是破滅了，這嬰兒的出世不會使他發生些微的喜悅的情感。那細弱的哭聲猶如不幸者的哀鳴一般使人不忍去聽。

得到消息來探望的朋友陸續地來了許多，但種種的慰藉仍不能把他從噩夢一般的景況中救了出來。陰雨的白晝悠長地度過了，在夜晚的燈光下，妻仍舊露着毫無生氣的臉，像把人世的一切丟却不顧了似的沉沒在昏睡中。那來診視的醫生的臉上總是顯着在沉思什麼的顏色，很顯明地示出了情勢的嚴重，一切的希望都在風雨飄搖之中，誰也沒有可以脫危的肯定。他陷于異常的焦灼中，但又無能為力地只好靜候着命運的裁判。在這時候他也曾去探望過那嬰兒幾次，因為月份不足的緣故，身體很小，顏色蒼白，雖然是一個從艱難中掙扎出來的新生命，但並不能尋出一點活潑的生氣，並且使人看了不禁感受着一種淒楚的印象。他常一面注視着這嬰兒一面想着「這就是那將要永遠

失去母愛的不幸者嗎？」即使爲嬰兒設想也尋不出生之可喜。

險惡的情形，毫無變化地又繼續了一夜。

第二天的午前他回家去了一次。到處充滿了淒涼的情調，像是久已無人住了的樣子。看家的女僕見主人回來了，帶着憂悸的顏色詢問了一下女主人的病狀，隨即便不再說什麼，只把臉色加重了一增感嘆的表情，默默地走到一旁在聽候使喚。他無目的地坐在那裏不知想些什麼，彷彿要使那緊張得疲倦了的神經暫時鬆弛一下，竭力地什麼也不去想，把眼睛無力地閉起來。但是不久之前的種種情景，接連地在他的腦中浮現出來。是因爲產期快到了，近來他每日從辦公處回來的時候總看見妻忙着在裁製小孩的衣服，那樣子像是感着無上的情趣似

的衷心愉快着，是在其他任何工作時所不會看見的。有時還要把這當作要事一般的要他參加着意見，或是隨便什麼時候別人意想不到地她忽然又把這事作了話題談了起來。他雖然對於那未生者也時常有好奇的幻想，但看了妻的這種了不得的興奮的樣子常常覺得好笑，甚至于對她說着嘲笑的話。現在把當時的情形任是回憶得怎樣真切，他却再也笑不出來了。

他在家中待了不多的時候便又不安回到醫院去了，好像那緊張的情勢一定有什麼轉變了，雖然悲喜是不可知的。在快要走到妻的病房門口的時候，一個看護婦望見了他忽然急急向他跑來。「不好了嗎？」他彷彿預感到了什麼週身寒慄起來。及至聽說是嬰兒去世了，他的緊

張的身心倒好像稍爲鬆弛了一點，但意識仍是很迷茫地什麼話也不及詢問地隨在看護婦的身後向着嬰兒所在的病室走去。

嬰兒還是照舊地睡在那裏，只是沒有呼吸沒有熱度了。這孱弱的嬰兒的生和死，似乎並看不出有多大的分別，活着的時候只多了一種勉強可憐的掙扎的活動，現在死了倒顯得平靜自然了一點。這嬰兒的死並不會留給他怎樣的悲傷，只是「死」這回事使他的心加重了無窮的暗淡。他沒有眼淚，沒有嘆息，也沒有意見，把嬰兒葬埋的事完全托了醫院辦理去。他在最後的一剎那又望了嬰兒一眼，想着他是不曾和生母相見地便死去了，同時那作了母親的妻也竟永遠不能看見自己的最初的收穫便被判別了。同處在一種惡運之下的母子，嬰兒是先被宣

判了！妻將是怎樣呢？他不能想下去了！

可是命運之神又像是有相當的善意的，在這天的傍晚他的妻慢慢蘇醒了，所有看護着她的人也都像得救了似的興奮起來，可是誰也不說話地在靜靜地等候她恢復意識。

除了脆弱，她的精神已經清醒得如平日一樣了。可是別人仍舊除了回答她的詢問之外什麼話也不敢多說。他坐在她的身邊輕輕地握着她的手，臉上浮動着幸福的微笑。他已經把什麼都忘記了，只感着欣慰之情。

她對於自己的情形完全明瞭了以後，把四週望了一下，忽然地問：

「小孩在什麼地方呢？抱來給我看看。」

這是別人已經忘記了的事了，這時聽了都意外地吃了一驚。

「唔？」

他含糊地應着想了一下，說：

「他在別的病房裏，醫生說怕振動不能抱來的。」

「不，我要看看他，你對醫生說去。」

她用了病人所有的那種暴躁的口吻這樣固執着。

他不知再說什麼好了，便答應着她的請求走了出去。對於這事的應付確實覺得爲難了，便真的走向醫生處去徵求他的意見。醫生認爲在這時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她是絕對不可以的。最後的決定是把另外一個產婦的嬰兒抱去暫時安慰她一下。

他同了看護婦抱着一個初生的嬰兒走進來了，她一望見便露出了由衷的微笑，猶如飢餓的人望見了食物似的。

她把嬰兒抱在懷裏，忘情地注視着，她的臉上瀰漫着幸福的光輝，似乎把自己的病苦完全忘記了，只在爲自己的收穫欣喜着。這時他裝作同在注視這嬰兒，立在妻的枕邊，避開了她的視線。

「你看，他這樣子真像你哪！」

她笑了說着把頭仰了一下想去望他，但是沒有望見，便重把視線注射在嬰兒的身上，獨自在笑着。

稍稍地停了一下，看護婦過來說小孩應該抱回去了，因爲這裏的溫度不適宜。她立刻顯出不快的神氣說這有什麼要緊呢？接着又問到

什麼時候就可以一同住在這裏了？

「再過一個禮拜就可以了。」

看護婦這樣回答着。

她聽了沒有說什麼，把嬰兒更熱情的擁抱了一會。

終於那嬰兒在她的充滿了母愛的目送中被抱了出去。



癸丑年四月廿三日

民國二十四年九月付排
民國二十五年一月初版



一個女作家 實價貳角

作者 沉櫻女士

發行人 李志雲

發行者 北新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中市
電報掛號一六三號 北新書局

分發行所 北平開封長沙廈門
南京濟南武漢汕頭
廣州西貢重慶雲南
杭州成都重慶雲南 北新書局

